

萬物為人的尺度？

## 現代化、標準化與感官

■ 郭文華

「標準化」給人兩種很不同的印象，一個或可用以下情境代表：在光亮的辦公室裡，人人在整齊劃一的工作格中，或上網或打電話，迅速而興致高昂地工作。另一方面，要是我們將視線轉移到灰暗工廠的交班時刻，千萬個身著寬鬆制服、毫無特徵的裝配員，間或交換著短促對話，默默進出職場與宿舍，則是另一種聯想。以上看似矛盾的兩種印象，似乎也反映我們對標準化的複雜心情：大家既享受它帶來的便利與效率，又怕因此喪失自己的個性與特色。

當然，標準化的發展與現代化亦步亦趨，也與資本社會的興起緊密相關。或許，當人類開始交易，並創造可以互通有無的衡量單位（通貨）時，已預示了今天的標準化世界。雖然標準化對人類有深遠影響，但我們在此不想追究其「歷史起源」，而想用一些例子談談標準化世界的三個面向：互通性、效率、與機構的主導。

首先是互通性。既稱為「標準」，就是希望可以達成互通與互換的目的。這種想法可以追溯到十七、八世紀的戰爭科技，輕便靈活的小型砲取代了固定的重砲，組件與砲彈尺寸就得有固定標準，以便在戰時可以隨時隨地替換。這個趨勢在十九世紀初傳入美國新英格蘭，成為兵器廠製造各種槍枝的準則。

當然，軍事需要不是追求互通性的唯一因素。十九世紀中首開標準化製鎖的哈布斯公司，便是在商業生產上應用互通性的先驅。當英國還仰賴工人以手工造鎖時，他的公司採用機器大量製造，產品風行大西洋兩岸，而其勝出祕訣就是零件標準化。比方說一個鎖有10個組件，他就為每個組件開10個

模，排列組合後便可裝配出許多種不同的鎖。而為了讓這些不同組件可以自由組合，當然要有個共同標準。

其次是效率的追求。如果組件標準化讓產品可以靈活組合，那工作流程的標準化則讓生產的效率倍增。雖然工作流程標準化不見得與工業革命直接相關，但工作母機開始統一化，製造流程變成一連串機器的組合，機器逐漸取代工人成為工作動線的主軸，標準化的工作流程與工廠管理就成為追求效率不可或缺的一環——機械不等人。而效率的追求也改變了工人的作息，比方說德國的工廠以敲鐘嚴格控制生產進度，美國的哈撥斯費利軍火廠甚至要求工人過「嚴正規律」的生活，因為他們相信唯有「標準化」的生活態度，才能生產標準化的產品。

大量生產與效率乍看不可能同時達成，但在標準化的信念下兩者被統合起來，在二十世紀前後成為美國工業的中心課題。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福特汽車的量產，而其背後的信念則是泰勒主義的科學化生產管理法。這樣的信念甚至延伸到日常生活裡，如一九三〇年代「精簡廚房動作」的行為研究等。

最後是標準化背後的機構主導。以標準化來宣示治權的想法，本不新奇，中國早有秦始皇「車同軌、書同文」之說，法國則是由啓蒙知識人推動公制度量衡。現代社會的標準化雖離不開國家體制的形成，但是兩者的接點既不是朕即國家的君王思想，也不是同文同種的民族觀念，而是更複雜的，有關標準制度的律法與命令。隨著現代國家的出現，各種相關的標準隨著法律成為國家主體的一部分。

與此同時，商業也逐步介入，像國家標準局便是因應專利引發的爭議而設立。及至全球化的今天，標

準已不是一套由上而下的僵硬規定，而是政府、業者、使用者折衝產生的遊戲規則；沒有人可以獨斷一切。以國際標準規格組織（ISO）來說，從其前身國際電信技術委員會（IEC）的成立，到目前ISO9000的制定，都顯示標準化動作後，複雜的跨國政經與社會網路。

總之，我們生活在層層標準約制的現代社會，雖然不見得人人感覺得到。我們習慣在學校有上課鈴聲，早上有早自習，中午要午睡。公司行號朝九晚五，中午休息。走路時靠右，綠燈走，紅燈停。成衣的種類有大中小號，各有各的腰胸臀圍，買鞋則是一套型碼。上醫院看病要帶健保卡，住宿時需要身分證，出國時要帶護照，消費時則是信用卡。不管你喜不喜歡，這是我們造就的現代生活。

既然由下而上的民主程序與專業的決策過程，是建構社會的基礎，那經此方式所決定的標準就是不言自明的生活公約，「好公民」沒理由不遵守。而活在這個只需選擇、遵守，卻不太需要思考的美好世界，大多數人應該沒啥好抱怨。

話雖如此，在生活中每個人總有跟標準化槓上的彀扭經驗，說不出卻也嚙不下。有些小孩早上起不來，中午卻不想睡，有人希望中午不休息，但想早點下班。想要找合適的鞋，夠長的不夠寬，夠寬的中身卻不夠貼身，總是在兩個尺碼間躊躇再三。矮個兒的上學校找不到高椅子，胖子坐公車沒有給他的大位子。趕不上車的總希望車能等他一下，轉機的總希望別在機場枯候太久。證件遺失時希望不要被他人冒用，但是洽公忘記帶證件時，卻希望辦事人員可以通融。

以上的不便或許使我們想到一個流行用語「穿小鞋」。有鞋能穿，有口飯吃，是經濟不發達時代升斗小民的卑微願望。而現在大家豐衣足食，應無所怨懟才是。但是所謂穿小鞋，指的正是這樣有面子沒裡子的不滿：給你一雙夾腳的鞋，讓你走起路來處處不舒服，卻無從抱怨起。這正是標準化社會的實況。

說到這，有人或許會想起一本寓言小說《一九八四》。在作者虛構出來的未來國度中，人人的思想單一化、標準化，被無所不在的「老大哥」監控著。我們並不想揭發標準化世界的老大哥，但想從

另外的角度看看我們的感官是如何被「標準化」的。

舉例來說，在台灣購屋業者總推薦有軟沙發大電視的大起居室，說是比較體面。沒人告訴你為什麼人人都需要這樣的空間配置，但它卻是你與朋友比較房子時的參考點。曾幾何時汽車成為社會人的必需品，並且隨階級升遷愈換愈貴。沒人告訴你，你得放棄騎摩托車讓風吹拂臉頰的滋味，但買車換車可是同學會的熱門話題。電腦更不用說，到現在還在用視窗3.1的會被嘲笑，不曾上網過的是LKK。

這是我們的品味，也是社會的品味。既然我們不是離群索居的魯濱遜，只要與人相處便會有感官與經驗的社會交換。因此，標準化的出現也造就標準化的社會價值觀與感官經驗。由此，我們方可理解為什麼教育部倡導多元入學，聲稱要解放制式僵化的聯考制度，家長卻疲於嘗試新的遊戲規則，不斷要求回到以前話病的聯考。學生一方面口口聲聲爭取獨立學習，一方面卻抱怨學校沒有把最先進的知識整理消化灌輸給他們。要知道這裡雖然嚮往無牽無掛的「自由業」，但卻有更多人想要有衣食無虞的「鐵飯碗」呢！

這種現況有沒有辦法改變？難說。以前標準化的權力關係很單純，由上而下。現在則是像張網，新標準加在舊標準上，各有各的考量，牽一髮動全身。而更深刻的問題是：脫離標準的參考點，誰能許諾我們的未來？電影〈駭客任務〉的叛徒角色賽佛便坦率地說出我們的矛盾：人類被電腦宰制，被放在標準化的養生槽中，固然令人無法接受。但是它所提供的感官世界卻又是這樣多樣、直接而甜美，讓人無法拒絕！

你我皆凡人，但誰不想特立獨行、做自己、與眾不同？或許，我們應該正視標準化存在的事實，放輕鬆點，看看在裡面咱們還能怎樣定位自己。在標準化引進之初，人人往往在個性與標準間何去何從徘徊掙扎，但現在我們卻是在「標準化」的元件中求得自己的個性組合，沒有「排斥不排斥」的問題——連減肥塑身都有雞尾酒療法了，何況是感官？先哲有言「人是萬物的尺度」，而或許現在「萬物皆我註腳」才是我們思考自身的新起點呢！ □

郭文華  
陽明大學通識中心